

### 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劉公案－羅鍋軼事 第三回 母子分離白綾為記 進京告狀認廟為鑾

世上買賣甚多，惟獨當舖賺錢。  
吃的佳饌美酒，渴飲雙薰毛尖。  
到了年終將帳算，哪年亦賺數萬。  
萬般買賣好作，惟開當舖實難。  
逐朝每日在木欄，無罪常坐牢監。  
老婆交給財東，不用結計吃穿。  
侍候十年分兒男，才算人財兩賺。

話說馮氏秀英令雙喜哀求周先生寫一張冤枉大狀，左連城說：「狀紙已寫得在此。」馮氏接過冤狀，用白綾包好，又將兒的衣底襟撕開，把白綾小包裝在衣內，復又縫上。囑咐道：「若在京告狀，千萬休將白綾呈上，白綾乃是咱母子的記念。」左連城答應：「曉得。」馮氏忙令使女排下香案，丫鬟春紅鋪下紅氈，母子二人焚香禱告天地：「過往神靈，保佑上京告狀，一路平安，將國泰告倒，報了冤仇，必然滿門焚香，答謝龍天。」

祝贊已畢，母子二人站起。左連城立刻背負小包裹就要走。馮氏秀英忙說：「雙喜姣兒慢走，聽為娘囑咐與你：你今奔北京，在路上須要口中慇懃問路，一路上早下店晚出店，莫住莊外孤店，恐怕是黑店；切記休住孤廟，孤廟內常有歹人劫路；若乘船過渡須要坐穩，且忌站立；若有人問你，休言實話；若有人與你同行，你可離著遠些；若到井台上喝水，離井口遠些，恐有歹人暗算，這些要你牢牢謹記。」左連城口尊：「母親，孩兒記著了，無庸叮嚀。」言罷，背起小包裹望外就走。馮氏近前用手拉住，哭聲：「姣兒，教為娘怎能捨得了你。」左連城勸說：「母親，且慢哭，孩兒進京告狀，母親若這樣今日哭，明日叫，一則孩兒在路上不安；二則倘然被人知曉，暗與國泰送去一信，國泰若差惡奴，手持短刀一把，趕上孩兒，半路途中將孩兒殺死，一則不能與我父報仇雪恨，二則左門亦絕了香煙，那可怎了？」馮氏問：「依你怎樣？」連城說：「若依孩兒說，孩兒走後派家人左紅買一口棺材，停在院中。若想孩兒，母親望著空棺材就哭孩兒一遍，無人問便罷，若有人問，母親就言：『丈夫死的屈，雙喜兒想他父親，今日哭，明日啼，生生想父想死了。』」馮氏聞言，眼含痛淚說道：「為娘的記下了，這可遮蔽人之耳目，我兒你去罷。」左連城給馮氏磕了四個頭，站起身形，背起小包裹，從後門走出，離了左家莊。

不多時，來到恩縣城。穿城而過，順著大路往北行來，只見前面有三股大道，心內躊躇，不知哪一股大路是上北京的。

正在為難之際，忽見從正東來了一位老者，心中暗喜，遂走近前深施一禮，口呼：「老人家，借問一聲，哪一股道是上北京去？懇求指教小可。」那老者見問，停步觀看，見問路之人年約有十二三歲，生得天庭滿，地閣圓，舉止方正，說話口甜，暗想：「此子不像農家子弟，必是讀書學生，可能因念不熟書，背鄉逃路，不如問明將他送回家去，他家必然千恩萬謝。」主意以定，遂問道：「你這頑童，家住哪裡？姓什名誰？因何進京？要你實說，我好指給你上京的大路。」左連城見問，遂瞞真言假，答道：「老人家，我家住這恩縣城西八里莊，皆因我父病故，我胞兄在京貿易，我母命我上北京尋我胞兄回家治喪，行至此間，遇此三岔路口，懇求老人家指示路徑，感恩不盡，小子姓石。」那老者聞言，信以為實，說：「小學生，你有所不知，這西邊大路是上保定府的，這東邊大路是上天津的，這中間大路乃是九省御路，上北京的大路。」左連城聞言，深打一躬，說：「多謝老人家指教。」遂拜別老者，順著中路望前奔走。

正行間，忽見迎面起了十三股旋風阻路。左連城心中暗想：「這旋風來的怪啊！是了，這十三股旋風，想必是奸賊國泰屈殺的舉監生員十二位，並我屈死的天倫亦在其內，共是十三位的冤魂，前來保護我上北京告狀報仇雪恨，也是有的。」遂向十三股旋風言道：「若是屈死的天倫，旋風在孩兒面前稍停一停，我方能信實。」言還未罷，只見中間那股旋風柱天柱地停了一停。左連城一見，慌忙哭拜在地，口呼：「屈死的天倫，並十二位屈死老前輩，保佑我左連城上北京告狀，一路平安，似雪覆盆之冤！」

正然禱告，耳畔忽聞鑾鈴響亮，竟奔前來。這騎馬來者，眾位有所不知，乃是恩縣知縣的兩個家丁。原來左家的近鄰趙大成，素行不端，終日訛索度日。這無賴趙大成素日向左家有借貸不週之恨怨，今見左都恒因衝撞國泰巡撫斬首示眾，又忽見左連城背負小包裹慌慌張張從後門奔北方而去。心中暗想：「看此光景，必是上北京闖御狀去，我何不到縣中去送一信，將他拿回，我必得賞，又解我之恨。」想罷，急忙忙來到縣中舉報。知縣任三封聞報，心中暗想：「不好！若左門之後上北京闖御狀，連本縣亦有處分，大大的不便。有了！一不作，二不休，不如將左家之後捉回獻於國泰巡撫，我必然得臉，有保舉，此是一全兩得。」想罷暗暗差派兩名家丁，如此這般前去行事，兩名家丁乘騎快馬如飛地趕來，看看趕上，那十三股旋風大顯神通，滴溜溜柱天柱地旋轉，飛沙走石，將左連城裹在當中。飛沙走石只打得兩名家丁二目難睜，只好圈回了馬往回裡跑。二人一想，商議道：「咱二人與左姓無仇無恨，何必窮追？咱們回縣衙，只言未趕上，交了差就結了。」二小一心回去了，不提。

這左連城每日跟隨旋風往前行走，不過是披星戴月、涉水登山、饑餐渴飲、夜宿曉行，非止一日之工，遠遠望見北京城。

不多時來至城外，亦不見旋風哪裡去了，遂邁步進了彰儀門，順著大街來在菜市口。見這街乃是丁字街，一股上東，一股上北，不由心中躊躇，不知從哪一道街前去鳴冤。正在為難之處，只見從對面跑來二十四匹對子馬，馬上人皆背弓、別箭、跨刀，上打一把紅羅大傘，下罩著天羅網，一乘綠轎。心中一想：「曾記得在南學老師囑咐，我若到京時告狀，須在坐轎的官手內告，方可作主，不如我近前鳴冤。」見大轎臨近，雙膝跪倒，口喊：「冤枉。」吳大人吩咐住轎，問道：「這一小兒，有何冤枉？要你訴來。」左連城口呼：「大人，請教大人姓名？官居何職？小人方敢訴冤。」吳大人微笑說：「你這孩子，好無道理，反道問起本帥來了，本帥也不怪你，本帥家居山東武定府，官居鎮殿將軍，官諱吳能。」左連城一聞此言，一咧嘴站起身來，手提小包裹轉身就要走。吳大人一見不悅，吩咐：「將這小孩子拉回來。」眾校衛哪敢怠慢，趕上前把左連城抓將過來，向轎前一丟。吳大人用手一指喝道：「好一個無知小兒，告狀也由你，不告狀也由你，本帥非准你狀不可，急速將狀紙呈上來。」

左連城說：「大人，非是小人不在大人轎前鳴冤，皆因大人的官諱叫吳能，小人一想，既叫『吳能』，必然是無能了，故而小人不敢了。大人既然准狀，小人無有狀紙，小人口訴罷，我是協官告吏呀，惟恐大人管不了。」

吳大人聞言，微然冷笑說：「你這小兒，藐視本帥，本帥官居鎮殿將軍之職，九卿四相、八大朝臣、五府六部、公子公孫、紅黃帶子、十三科道、貝子貝勒，我皆終日覲面，何況那外省，那些府廳州縣、舉監生員、土豪惡霸你只告他等，本帥一定准狀，你姓什名誰？家住哪省？何府何縣？有什麼大冤？」

狀告何人？一一實訴上來。」左連城口尊：「大人，小人家住山東東昌府恩縣城西八里左家灘。小人名喚左連城，因小人先父死的屈情，故而進京告狀，小人告的是恩縣任知縣、黃知府、瑞布政、巡撫國泰。蒙君作弊，苦害黎民，捏造小人先父要買民心造反，將我父斬了，懸桿示眾。已先斬了舉監生員，連我父共斬了十三名。只求大人恩典准狀，轉奏一本，死在九泉的靈魂亦感念大人的恩德。」吳大人聞言，叫聲：「小孩子，你這年幼小兒，竟敢告這些大員，罪名不輕，本帥難以准狀，你向那都察院衙門去告罷。」立刻催動人馬，八抬大轎往西城去了。

左連城不由得一楞，心中暗想：「這可難了我了，我可望哪裡告去？」旁邊一人說道：「小孩子你莫發怔，你看那邊吏部尚書劉大人的文華大轎來了，你何不趕上前去鳴冤，一告必准。」左連城一望果見前有對子馬，後有一頂破舊的大轎，遂迎上去喊冤，忽見大轎轉彎向北去，左連城趕到北街，見大轎竟望東去了，趕亦趕不上，抬頭一瞅，是來到順治門，遂進了順治門。順著大

街走過單牌樓，不多時又過了四牌樓，信步走去，看見路東有一衙衙。衙衙中出來進去皆是穿黃衣穿紅衣之人，心中暗想：「從此衙衙進去，必是皇上所居之地，我何不在皇上面前告狀，這比尋找衙門告狀不近一層麼？」想罷，邁步進了這大衙衙。抬頭望北一看，有一座好宅子，有上馬石，下馬石，門外有兩桿大旗，分在左右，迎門大影壁當中一口大缸，又有三孔玉石橋，橋上有玉石欄杆走馬，大門房上安五脊六獸，金磚琉璃瓦，門用菊花釘釘著鐵葉，有十三道漢白玉的台階。遂止步忖量：「這必是八寶九龍廷，我不在此告狀，錯過此處，無處可告了。」想罷，望著裡面喊叫：「小民冤枉！小民冤枉！」連聲所喊，驚動了這護國寺內眾喇嘛僧，跑出廟外來看。左連城看見從裡面跑出一群穿黃的穿紅的來，心中暗喜：「我這一狀可告成了，喊出這些大皇上、小皇上，連皇上崽子都喊出來了。」遂跪在門外口呼：「萬歲皇爺，小民冤枉！」叩頭如雞啄碎米一般，眾喇嘛僧就知這小孩子不是本京之人，看這廟宇當了衙門，眾喇嘛僧要耍笑左連城，不知後來如何？且看下回分解。